宋史

百二一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一　宋史四百三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儒林二

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少有儁才博學能文辭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

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爲盜悉黥爲兵遷左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爲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踰年召歸先是盧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隣粤有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作孰究孰度蔽賢者退繼澤者罪我防大患河豈云敗逆遜遠投竄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烝民民以盡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

流惠澤明明聖功萬代成則太宗覽頌有逆遜姦普
之語召宰相謂曰胡旦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
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為部下所訟獄
已具適會大赦朕録其材而捨其過尚令在近列又
領史職乃敢恣胷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即貶殿中
丞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議曰今幽州在北門之外
東封非國家所急願移其資以事北伐且天時地利
人事皆有可伐之意歲之所臨其地受福今年春末
至來年歲在宋分今年初秋至六年鎮在燕分從今
年為備至來春興師北兵之遇春夏則氈裘皮履革

弓塞馬不為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徃北逢暄筋力勇健以勇健之士驅不用之敵承福慶之時討災殃之城成功立事在于此矣長淮以北太行以東河水罷災土地甚沃因其豐實取其穀帛減價以折納見錢以貴糴官府多積兵役無虞用兵豐財可濟大事太原克復以来于今七載兵甲甚利士卒甚雄夜寢晨興寒裘飢粟若以促裝之賜發軍而用之恩賞之賞成功而賚之可以齊心平敵恢拓舊境幽州平土而負敵為埶必擇四人分之方面以剛斷勇毅者主之選和平恭慎者一人部之幽州之北皆是山谷

通人馬者不過十處領將士者亦擇十人同行則共
議兵機分出則各司軍事寇來則同戰以驅逐寇歸
則畫疆以扞蔽苟塞斷山路餘寇在燕與大軍相持
則遷延其時以度春夏寇不能熱有退無前使士之
剛勇與才力者各為一將多則分部扞敵攻城兩盡
其力定其軍名實其軍數我寡彼多則力不勝我實
彼虛則勝有餘力均則較其地形地均則爭其謀略
分明勇怯各致其用以茶鹽香藥之價十分減二從
十分增二納貨以出券者詣本場以交貨得貨者緣
新者先賚於邊城要路軍馬屯所以糴粟錢帛之價

字四百令八个

逐路以納稅出往來四方之饒為兩地費用之耗自
然商得其利則買之於人人得其資則勤之於穡故
必民效兼倍之力國貯九年之積科撥不假於度支
轉般何勞於漕挽芻粟之給攻具之用委輸發運以
為後繼今將用二十萬之衆役三十州之民願陛下
明降日月之信先示雨露之澤民知信賞則悅而忘
死士得仰給則死而力戰如此則逆壘不足下猾寇
不足殄也起為左補闕復直史館遷脩撰預修國史
以尚書戶部員外郎知制誥遷司封員外郎有傭書
人翟頴者旦嘗與之善因為改姓名馬周以為唐馬

周復出上書詆時政且自薦可為大臣又舉材任公
輔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謂旦所為馬周坐流海
島旦亦貶坊州團練副使坐擅離所部謁宋白于鄜
州既被劾特釋之徙絳州稍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
院遷本曹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素善中官王繼恩
為繼恩草制辭過美繼恩敗真宗聞而惡之貶安遠
軍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潯州咸平初移通州團練副
使徙徐州以祠部員外郎分司西京又為保信軍節
度副使久之以司封員外郎通判襄州封泰山改祠
部郎中服母喪既除乃言父卒時嘗詔奪哀從事請

追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秘書省少監致仕居襄州
再遷祕書監卒旦喜讀書既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
几聽之不少輟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将帥要略演聖
通論唐乘家傳三百餘卷斵大硯方五六尺刻而瘞
之曰胡旦修漢春秋硯晚尤黷貨干擾州縣持吏短
長為時論所薄既死子孫貧甚寓柩民間皇祐末知
襄州王田為言於朝得錢二十萬以葬
賈同字希得青州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反同祖崇
率鄉里四百餘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同初名
罔字公踈篤學好古有時名著山東野録七篇年四

十餘同進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王欽若方貴盛聞
同名欲致之固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補歷城主簿張
知白薦為大理評事通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祥
符以來諫諍路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
姦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罷宮觀崇奉歸不
急之衛兵收無名之實費使先帝免後世之議國家
無因循之失又言寇準忠規亮節疾惡擯邪自其貶
黜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還之內地以明忠邪善惡
之分時章獻太后臨朝而同言如此人以為難再遷
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顏李冠王無忌及其門人謚同

曰存道先生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為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滕涉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迪知兖州青州皆辟為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介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弱冠徒步從种放學于終

南山又學古文于柳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以文謁
王禹偁禹偁奇之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玉清昭
應宮降知廣濟軍尋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士私
發糊名奪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河決澶
州請弛隄防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
議寢知陝州卒弁性孝友所為文章多祖六經及孟
子喜言仁義有帝則三篇為世所傳與李迪賈同陸
參朱頔伊淳相友善石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
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

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
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
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
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
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
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
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
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
魚召為邇英閣祗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
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虔州監稅從泗

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録藏祕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御史臺辟為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

國後罷為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入為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太學繇此益盛介為文有氣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為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為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

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
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覽英賢手
鉏姦枿大聲渢渢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
蟲蹢躅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慼
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
得象殊重慎徹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
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
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
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嶪嶪為予司諫正予門闌為
予京兆堲予讒說賊叛予夏徃予式遏六月酷日大

冬〻積雪汝寒〻汝暑同兮士卒兮聞辛酸汝不告之兮
晩得弼兮心弼悅弼每見兮無有私謁以道輔兮弼
言深切兮不堯舜弼自咎罰諫官一年疏奏蒲篋侍
從周歲忠力釐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
辭慢悖弼將兮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
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剥風裂觀弼之心鍊
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
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兮兮其敢忽並來弼兮民
無瘥札曰衎汝來汝兮黃髮事兮二紀毛禿齒豁心
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兮早識琦琦

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
屬大事敢辱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
朝巘巘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
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
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裏
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
脩儔疋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
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畯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
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爕下
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

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
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
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
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群臣踧踖
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
諸侯危慄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
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
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群臣懾焉諸侯畏焉
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
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

介不畜馬借馬而乘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會徐狂人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兖州以驗介事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衍探懷出奏藁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歛之人苟召問無異即

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
乃免劉棺子弟覊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
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
行於世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
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
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
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
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
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祕書省

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
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
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
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
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召為諸王宮
教授辭疾不行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
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祕閣
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
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
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

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為榮既卒詔賻其家

劉羲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歐陽脩使河東薦其學術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精筭術兼通大衍諸曆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尋為編修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以母喪去詔令家居編修書成擢崇文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羲叟强記多識

尤長於星曆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弇
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鑄大錢羲叟曰此所謂害金
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感心腹之疾其後仁宗果不
豫又月入太微曰後宮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至和
元年日食正陽客星出于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事
皆驗羲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旁
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
輯曆春秋災異諸書
林槩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槩
幼警悟舉進士以祕書省校書郎知長興縣歲大饑

富人閉糴以邀價縣出奉粟庭下誘土豪輸數千石以飼飢者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為兵而今兵食民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請附唐府兵之法四歛一民部以為軍閑耕田里被甲皆兵因命其家咸得畜馬私乘休暇官為調習則人便干戈馬識行列又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而屢敗又請備蠻籍土民為兵柵要衝購猺人使守禦徙淮安軍程琳嘗禁蜀人不得自為渠堰縣奏罷之又言蜀飢

顧罷川峽漕發常平粟貸民租募富人輕粟價除商
旅之禁使通貨相資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卒著
史論辨國語子希自有傳
李覯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
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
仲淹薦為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曰考工記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脩廣非謂立室之
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
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
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

字四百个

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連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堂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二與太廟相通為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為左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

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窻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戶故有个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禮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窻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

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
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國西
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
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
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皐庫
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
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
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又見王宮有路
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
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名

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為
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四夷之君既在四
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
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
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為稱哉若其
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
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
是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
外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
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

字四百个
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窻是為八窻四闥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為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覯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藳皇祐續藳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為郊社齋郎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父祖皆業農涉始讀書晝夜刻

苦汎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
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
問書傳中事必指卷第冊葉所在驗之果然登進士
第調落交主簿改中部令范仲淹一見奇之辟彰武
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
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
涉預有力元昊納款籍召為樞密使欲與之俱涉曰
親老矣非人子自便之時拜章願得歸養特改祕書
丞通判眉州徙嘉州用文彥博龐籍薦召還除集賢
校理既又求歸蜀遂得知漢州歲滿移合州累官尚

書司封員外郎父喪罷歸卒詔恤其家并官其一子
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惡所至
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嘗
為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有治道
中術春秋本旨盧江集七十卷

王回字深父福州候官人父平言試御史回敦行孝
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
以求名譽嘗舉進士中第為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
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
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

立其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斬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國家敗而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間有不若則亦無害

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
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群而同別而異有善
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
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
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
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
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
過者與之友乎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
治平中以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

回在頴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
回子汾為郊社齋郎弟向
向字子直為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曰公議
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
不得意去居頴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
去頴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
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頴為居廬少有生計主人
公賢遇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
也先生豈薄頴邪公議先生曰来吾語爾君子貴行
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辟世辟地辟色

辟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循名被服先王究窮六
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張羅大綱漏略零細校其所
見未為完人豈敢自忘冀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
容于行世間波混流同予譽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
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
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来者謂誰讒一日
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
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言也意輩弟子嘗竊論先
生樂取怨憎為人所難不知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
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刺口論

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豪髮又以公議名此人之
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其去
未是意有三事為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聽
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彊舌不語
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
得可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非反
背復憎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飾百端德
敗行破自然是人賤彼善我意策之三此為最上者
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
對曰捐棄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

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己視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鋒起幾不得與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歎曰吁吾為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非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為公默先生弟同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皆蚤卒仕止於縣主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彊記以學行知名天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叅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為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為師表未及用以慶曆五年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而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

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壠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又為人簡重不校有慢己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居官禄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釐而後已為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説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

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辭議論皆若是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諭鼎州司理參軍詵湖州歸安主簿謚諷諲説誼

王當字子思眉州眉山人幼好學博覽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嘗謂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填撫四方親附百姓皆出於一道其言之雖大其行之甚易嘗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人競傳之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為學官當不就其後京相當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於經學尤邃易與春秋皆為之傳得聖人之旨居多又有經旨二卷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為講議司參詳禮樂官魏漢津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鍾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津絀暘議進鴻臚太常少卿

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己而復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為太常博士終祕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暘樂書並行于世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儒林三

邵伯溫　喻樗　洪興祖　高閌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時如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皆交其門伯溫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溫為再世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熟當世之務

光入相嘗欲薦伯溫未果而薨後以河南尹與部使者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初蔡確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為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為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如恕言恕蓋以康為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

不休且以康書為證熹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熹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入分折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官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嘗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為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

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于朝而伯温頓補郡縣吏惇不悦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温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潁昌或為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温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温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温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太

后之謗伯温既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
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温在邪等中以此書也
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峽州靈寶縣徙芮城縣丁
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為宣
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温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
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
民力除知興元府遂寧府邠州皆不赴擢提點成都
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窺劍門伯温與成都
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入蜀人德之除
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

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温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温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刘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温游及當相乞行追録始贈祕閣修撰嘗表伯温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

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温出處云著書有河南集
聞見録皇極系述辨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内外
篇解近百卷三子溥慱傳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俞樂仕梁位至安州刺
史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樗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
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為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
樞筦居常山樗徃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
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
之引為上客鼎都督川陜荆襄辟樗為屬紹興初高
宗親征樗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

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
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
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
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
使其為江淮荊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
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即
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
畧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
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
曰比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

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祕書省正字
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
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
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
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
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
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
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
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衢州已而
致仕檜死復起為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

州孝宗即位用為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初𢢞善鑒識宣和間謂其友人沈晦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𢢞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𢢞𢢞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𢢞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壻也遂以妻之

洪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績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為湖州士曹改宣教郎高宗時在揚州庶事草創選人改秩軍頭司引

見自興祖始召試授祕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
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
一宜以藝祖爲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
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惡
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
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
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擢提
點江東刑獄知眞州州當兵衝瘡痍未瘳興祖始至
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請又從之自是流民復業
墾闢荒田至七萬餘畝徙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

三刀為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是時秦檜當國諫官多檜門下爭彈劾以媚檜與祖坐嘗作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昭州卒年六十有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與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于世

高閌字抑崇明州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執政薦之召為祕書省正字時將賜新進士儒行中庸篇閌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他說從之權禮部員外

即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
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
自分為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
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
不敢自決必請于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
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繳駁臺諫得論
列若給舍以為然臺諫以為不然則不容不改祖宗
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為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
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
在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靖康中嘗行之

今則名為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為國子司業時興太學閎奏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巳久遽能使之通經乎閎曰先王設太學惟講經術而巳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以經義為主而加詩賦帝然之閎於是條具以聞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為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為法且立郡國士補國學監生之制中興巳後學制多閎所建明閎又言

建學之始宜得老成以誘掖後進乃薦全州文學師維藩詔除國子録維藩眉山人精春秋學林栗其高第也故首薦之新學成閎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繼率諸生上表以請於是帝幸太學秦熺執經閎請易泰卦賜三品服胡寅聞之以書責閎曰閣下為師儒之首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欺天罔人孰甚焉平生志行掃地矣閎少宗程頤學宣和末楊時為祭酒閎為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閎為首稱由是知名閎除禮部侍郎帝因問閎張九成安否明日復以問

秦檜檜疑閎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閎出知筠州不赴卒初秦棣嘗使姚孚請婚閎辭之其著述有春秋集傳行于世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寧人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主吳縣簿未上丁父憂服除著十論言當世事獻於朝宰相湯思退奇之擢太平州教授明年召為太學正試館職為祕書省正字孝宗即位遷著作佐郎當是時帝初政銳意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預密議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信已先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啟關或言

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
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被御前直降文
書皆申省審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
姦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
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
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謂不平也帝稱善選
為恭王府贊讀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
院帝問大昌曰朕治道不進奈何大昌對曰陛下勤
儉過古帝王自女真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效但
當求賢納諫修政事則大有為之業在其中不必他

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帝稱善除浙東提點刑獄會歲豐酒稅踰額有挾朝命請增額者大昌力拒之曰大昌寧罪去不可增也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歛出錢十餘萬緡代輸吉贛臨江南安夏稅折帛清江縣舊有破坑桐二堰以捍江護田及民居地幾二千頃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祕閣脩撰召為祕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兼中書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鎮潮為功求

內降給賜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既違法
置田又移科徭於民柰何許之況自倚搭之後潮果
不麤岸乎寢其命權刑部侍郎升侍講兼國子祭酒
大昌言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為仁也今四方讞獄
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
如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矣帝以為然兼給事中
江陵都統制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守帥辛棄疾以
言狀徙帥江西大昌因極論自此屯戍州郡不可為
矣逢原由是坐削兩官降本軍副將累遷權吏部尚
書言今日諸軍西北舊人日少其子孫伉健者當教

之戰陳不宜輕聽離軍且禁衛之士祖宗非獨以備
宿衛而已南征北伐是嘗為先鋒今率十三年輒補外
用違其長即有征行無入在選奈何始以材武擇之
而終以庸常棄之乎頎留三衙勿遣會行中外更迭
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汀州賊沈師作亂戍將蕭
統領與戰死閩部大震漕檄統制裴師武討之師武
以未得帥符不行大昌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帥
責君可持吾書自解當是時賊謀攻城而先使諜者
衷甲縱火為内應會師武軍至復得諜者賊遂散去
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

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慶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謚
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
雍錄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字少頴福州侯官人紫微舍人呂本中入閩
之奇甫冠從本中學時將試禮部行次衢州以不得
事親而反學益力本中奇之由是學者踵至中紹興
二十一年進士第調莆田簿攺尉長汀召為秘書省
正字轉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
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
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

氏實爲王何之責在孔孟書正所謂邪說詖行淫辭之不可訓者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爲父和畏戰人情之常金知吾重於和故常以虛聲唱我而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吾和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則其權在我又言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爲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由宗正丞提舉閩舶參帥議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嘗受學焉淳熙三年卒年六十有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楊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林光朝字謙之興化軍莆田人再試禮部不第聞吳中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之游自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戶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覿以潛邸恩倖進臺諫給舍論駁不行張闡自外召為執政銳欲去之覺其不可拙遂以老疾力辭不拜

而先朝及劉朔方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為秘書省正字兼國史編脩實録檢討官歷著作佐郎兼禮部郎官八年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是時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為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荊湘剽江西擣嶺南其鋒銳甚光朝自將郡兵檄摧鋒統制路海本路鈐轄黃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有詔從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驚懼宵遁帝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

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覿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脩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為贛州司戶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

三百九十八人

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迺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興府奉新縣戢追胥不入鄉民逋賦者揭其名市中民讙趨之賦不擾而足縣以大治會陳俊卿虞允文為相交薦之召為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遺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栻雖不果留而公論偉之遷太常博士尋升丞兼吏部侍右郎官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

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請於潮
惠二州築外砦潮以鎮賊之巢惠以扼賊之路俄以
憂去免喪召為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
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
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
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
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
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
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
此何為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

金主北歸可為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曰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

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為
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
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
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
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曰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
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
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
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
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
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

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為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人猶恐陛下不信也至

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流旱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

四百个

以為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

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
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
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
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
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
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
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
謝玄之北禦符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温之西伐李
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
温於樗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

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照然遠寤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讎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

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
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荊襄使東西形勢
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脣齒之相依
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
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
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
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
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
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
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

顛益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為侍讀宮僚以得端人相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為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萬里復應詔言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絕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

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䟽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頋陛下三辭五辭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吕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䟽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為馬孝宗覽䟽不悅曰萬里以朕為何如主由是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即位召為祕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僣非權臣而僣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

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群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黨其黨也又論古之帝王固有以知一己攬其權不知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竊也私竊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可不懼哉

紹熙元年借煥章閣學士爲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兼實錄院檢討官會孝宗日曆成參知政事王藺以

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官傅伯壽萬
里以失職力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
當奉進孝宗猶不悅遂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
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
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
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
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引年乞休
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
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
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為人剛而褊孝宗始

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冑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冑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冑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冑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冑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精於詩嘗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

學者稱誠齋先生賜謚文節子長孺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二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三　宋史四百三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儒林四

劉子翬字彥冲贈太師韐之仲子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屬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為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勍犯閩境子翬

與郡將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事聞詔因任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學子翬教之不懈珙卒有立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它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子翬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為儒宗子翬少喜佛氏說歸而

讀易即渙然有得其說以爲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一日感微疾即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訓學者修身求道數百言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珙別有傳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

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

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録
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録書成進秩
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内外不相侵奪而後安
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
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卒為其上
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
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
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
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待從
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

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脉絡少有壅
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
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内則懼為陛下所
遣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
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
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
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
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
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
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

東南踰五十年無纖豪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還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

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騤不得已草制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

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
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
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郡人即而祠之子
延年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
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
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
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薺讀
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
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

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詆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并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與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

無為兒女悲愁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賜謚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

四百个

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
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其嘗
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其疏釋四書及為
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
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
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
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
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其書集
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
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其為之序子淵

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朱熹
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
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
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
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
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
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
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
又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
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

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没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次子抗別有傳

陸九齡字子壽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遷五代末避亂居撫州之金溪父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嘗

釆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
子也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
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
其說久之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歎曰此
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是時吏部
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
齡與語大說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
力於學繙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
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
舉為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

老道遠攺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冦剽盧陵聲揺旁郡人心震攝舊有義社以備冦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冦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歳惡有剽刼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濵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歳以繼母

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
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至夕整襟正卧而
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賜謚文
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閨門百口
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
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和而不
同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
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
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栻
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

三百八十四字

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第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

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宮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
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
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
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
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
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
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
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
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

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
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
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
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
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
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
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嘗曰念慮之不
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
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人
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之初調

三百九十字

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
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
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
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
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
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
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
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為
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
湊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

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

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
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
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為暴翌日有訴遇奪
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為神申嚴保
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群盜屏息荆門為次
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
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
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
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
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

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

令修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荊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廼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諡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也徽言卒時季宣始六歲伯父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畧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荊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劉錡鎮鄂渚季宣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為備錡不聽及兵交稍稍資季宣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荊襄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

入援季宣又說澈以閔既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
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內顧
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仕者聞
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奴而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
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
自奮縣多盜季宣患之會有伍民之令乃行保伍法
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合為總不
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
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圃以習射禁
蒱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閱之而

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三年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兵退人心不搖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為大理寺主簿未至為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群臣無將順緝熈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為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欵塞者宰相虞允文白遣李宣行淮西收以實邊李

宣為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
於黄州故治東北以户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
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為户六百八十有
五分處合肥黄州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季宣謂人
曰吾非為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栅江
保巢湖黄州地直蔡衝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光
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户而雜舊户為一百
七十奏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而劾之時端友為環
列附託難撼季宣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
死季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

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僞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覇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誅賞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季宣又進言曰日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溧陽南壁闕而居巢庳陋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之

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
士大夫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
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
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
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失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
會户部以曆付場務錙銖皆分隷經總制諸郡束手
無策季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罄空以取
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征其強
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户部
譙責愈急季宣爭之愈強臺諫交䟽助之乃收前

令攺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為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為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為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參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于朝攺

太學錄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傅
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陰
結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
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以嗣者
官利其貲輒没入之傅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
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
年至是而歸鬚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
郎中傅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
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為潛
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

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樁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數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

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

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之妃黄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旣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䟽不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還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險乘時為利則内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宫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内侍陳源為内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上䟽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

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卽陛下之心反覆論之
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旣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
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
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
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
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脩撰仍兼贊讀不
受寧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
錄院脩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傅良言熹難進易
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寶文
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

提舉興國宮明年察官文疏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
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寶謨閣待制終于家年
六十七謚文節傳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
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葉適字正則溫州永嘉人為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
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
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
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
召為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為陛
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

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
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
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者
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
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
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
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為奇謀秘畫者止於
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
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
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

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寖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讀十不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

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為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

垢行以避此名粟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君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

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寖異中外洶洶又孝宗不豫群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

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翌日禫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

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
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
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
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為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
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為湖南轉運判官遷
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
繹卷阿之義為獻天啓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
合然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己
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
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為僞學之名

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崈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耻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為彊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彊為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

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為處所牢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況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横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

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章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胄懼以丘崈為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年帳下頗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

夜過半遇金人敵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
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
舟中矣復命石跂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
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
化夏俟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
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
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
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
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
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

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為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弁堡塢內居民通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為切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為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勳和滁真六合等

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
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
就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
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
通議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謚忠
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
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
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
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胄必不妄為可免南
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為之歎息焉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録兼實録院檢討官正録兼史職自溪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田諭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于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為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

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謚文端溪久於宫僚以微婉受知春宫然立朝建明多務秘密或議其殊乏骨鯁云

蔡幼學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燁及吕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

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㓜學對策其略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救又曰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為

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
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卒為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姨
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
耻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
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丁父憂再調
潭州執政薦于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
學參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佇思
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敕令所刪定官首言大
耻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為而苟且
之議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為之心孝宗喜曰

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摹爾壽以母憂去光宗立以太
學錄召改武學博士踰年遷太學權秘書省正字兼
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
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
壽皇愆豫侍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
引裾群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
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
飲恨市廛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邑傳聞疑恠變起
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
社人民壽皇所命則疇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

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䟽入不報寧宗即位
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為君之道其要有三
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
君子為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
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
重深拱而群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
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
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
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有經
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樁

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㓜學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為偽學異論者立黜㓜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㓜學每事咨訪遂為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内名士者乃召㓜學為

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減婺州和買絹折
羅事因諭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
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
事既開諸路罹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
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為念遷國子司業宗正
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冑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
學次第彈繳竄黜尤衆號稱職遷中書舍人兼侍講
故事閤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若鈐轄
侂冑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即越等除授有已授
外職猶通籍禁闥者幼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樓鑰

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
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內外
制皆溫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
仍兼職趙師羼除知臨安府羼辭故事當有不允詔
幼學言師羼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
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羼命
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
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
鹽以户產高下均賣者曰產鹽以交易契紙錢科敷
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久之遂爲定賦幼學力請蠲

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
籍其貲幼學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
言錢幣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
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
子詹事先是朝廷既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
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洶洶皆言當亟與幼
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
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
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
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以

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于屋西南隅遂卒
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
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
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橫
闔闢沛然如決江河雖辯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
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
要凡百餘篇傳于世

楊泰之字叔正眉州青神人少刻志于學臥不設榻
幾十歲慶元元年類試調瀘州尉易什邡再調綿州
學教授羅江丞制置司檄置幕府吳獵諭蜀泰之貽

書曰使吳曦為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不敢為既亂而士大夫能抗曦猶有所憚夫亂曦之為也亂所以成士大夫之為也改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厓砦將王壎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寘壎于法又冒絓餘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實邇利店夷都變稱亂不需引導固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撫使安丙薦之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召泰之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差知廣安軍未上丁父憂免喪知富順監去官以祿稟數千緡予鄰里以千

繙為義莊知晉州以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泰之力白丙盡蠲其賦丙復薦于朝召赴行在固辭知果州蹄零錢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為諸邑對減上尚書省按為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彊張謂張義實自發其端而泰之踵行之理宗即位趣入對言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於私無奪於邪說以救蠱敝以新治功本朝德澤邇來斷喪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為國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益消偱偱默默浸成衰世之風為國者何便於此上奇

其對以為工部郎中其後言事者相繼無所避忌自
泰之發之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紹定元年入對謂
風雨為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臺臣謗曰
霅川水患之滲桀之餘烈也後又言巴陵追降之命
重於違群臣輕於絕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思
天倫之大痛秦邸殁於房陵既行封謚又録用其子今
乃曰不當為之後以貽它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又
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
舉行於今也是日詔直寶謨閣知重慶府為書以別
丞相曰宰相職事無大於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恢

容人之度審取舍之擇而已至官俗用大變主管千秋鴻禧觀卒所著克齋文集論語解老子辭春秋列國事目公羊穀梁類詩類詩名物編論孟類東漢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史類歷代通鑑本朝長編類東漢名物編詩事類大易要言雜著凡二百九十七卷

列傳卷第二百九十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121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152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7
SS号=12460476
DX号=000007544982